

# 102分钟

[美国]吉姆·德怀厄 凯文·弗林 著

M I N U T E S

## 世贸双塔内

## 生存之战的首次披露

美国全国图书奖提名

I712.55

43



# 102分钟

[美国]吉姆·德怀厄 凯文·弗林 著

袁霞 杨凯 罗瑛 译

**世贸双塔内生存之战的首次披露**



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译林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02分钟／(美)德怀厄(Dwyer,J.)，弗林(Flynn,K.)著；袁霞，杨凯，罗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1

(译林传记译丛)

书名原文：102 Minutes

ISBN 7-80657-975-3

I. 1... II. ①德... ②弗... ③袁... ④杨... ⑤罗...

III. 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IV. 1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2541 号

102 Minutes by Jim Dwyer and Kevin Flynn

Copyright © 2005 by Jim Dwyer and Kevin Flyn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enry Holt & Company, LL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5-187号

书 名 102分钟

作 者 [美国]吉姆·德怀厄 凯文·弗林

译 者 袁 霞 杨 凯 罗 瑛

责任编辑 王延庆

原文出版 Times Books, Henry Holt and Company, LLC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丹阳兴华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875

插 页 10

字 数 190 千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657-975-3/1·693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一面特殊的镜子(代译序)

□ 江晓原 ■ 刘兵

□ 刘兵兄,我开始读《102分钟》了,你觉得这书好读吗?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到此刻已经过去四年了,9·11也已经变成“恐怖袭击”的代名词。此时这本《102分钟》问世,自然有纪念的意义。书是在大量访谈之类的材料基础上写成的,受访者絮絮叨叨的细节叙述,和作者对寻找到的背景资料(比如1993年的爆炸案之类)的转述,交错混杂在一起。当然作者还是用时间顺序,将这些内容大致贯穿起来了。不过,要是我来写这本书,我想我会愿意让条理更清晰一些。

■ 这本书我已经读完了。与你有同感,觉得此书确实是条理不那么清晰,多条线索交叉,让人读起来容易理不清线索,也容易疲劳。不过,反过来想,也许这本书这样写是另有用意的。书中的叙述在条理上或者说情节上的混乱,不正是当时那个现场的更为接近真实的写照吗?当然,我这里所讲的真实,是在历史学那种意义上的真实,而不是在本体意义上的那种所谓绝对客观的真实。否则的话,此书要是写得像一部结构严整的小说那样,反而是对当时现场的混乱情形的一种歪曲。

□ 书中所披露的许多细节,让我感到一种担忧——是不是社会越发达,它也就越脆弱?世贸双塔这样的现代化写字楼,无

数机构盘踞其中，成千上万员工在里面上班，它的日常管理和运作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据书中所述，双塔虽然有着许多原先未被发现或未被重视的隐患，但管理部门也在逐步改善它们。然而9·11以前所未有的恐怖袭击方式，使得堪称资本主义经济活动典范的世贸双塔，转瞬变成人间地狱！老实说，要不是发生了9·11，双塔毁于一旦，它们很可能还是中国人心目中写字楼管理运作的模范呢（我不知道中国是不是有什么机构曾去那里“取经”过）。如今双塔虽然已经不存在，但它们昔日的故事仍是一笔宝贵财富。

■ 怎么来读这本书，当然那还是每个读者自己的事，反正，不同的人从中显然是可以读出不同的东西来。其实，书里大致也就是两类内容，一类是灾难发生后，不同的人的不同反应，包括援救者和被援救者的种种行为，其中不乏非常感人的细节。另一类，则是作者穿插在第一类叙述之间的对于这座现代化的建筑本身的结构的不合理性、管理机制的不合理性以及这些不合理性在灾难发生时所起的作用等等的分析。除此以外，作者似乎并未提出什么一般性的理论分析。但尽管如此，从这些细节的，甚至是琐碎的叙述的背后，还是会有人能够联想到一些更深刻的问题。例如，现代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发达与脆弱的关系（就像你提问的那样）？以及这种标志性的现代化的建筑及其象征，到底给人类带来了什么？如此等等。

□ 摩天大楼曾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象征，后来我们也接受摩天大楼了，自己也能够造这样的摩天大楼了，还常想着比比是世界第几高。现在上海浦东的金茂大厦，和世贸双塔相比也不逊色。

■ 你说摩天大楼曾经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象征，

而且现在我们也在模仿,甚至还要“超越”。说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成功的象征,那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的说法,现在,也许倒不那么常见到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对他们那里的摩天大楼如此津津乐道,反倒经常是不遗余力地在我们这里尽力推广摩天大楼(要知道那可是和引进他们的技术连在一起的)。当后现代的批判开始出现,当人们越来越注重自然的生存环境时,人们的观念有所转变也是很自然的,只是在我们这里,反而一如既往地将摩天大楼作为现代化的象征。

□ 然而《102分钟》向读者传递了这样一种信息:双塔虽然从纯技术的角度来说设计得相对完善,像对抗需要持续承受的巨大风力、自身的重力等等,都考虑到了,甚至飞机撞上来的情况也考虑到了——按照设计标准,飞机撞上来楼仍然不会倒。事实上飞机撞上来之后楼确实没有倒,但是撞击引起的爆炸和大火是一个未被充分考虑的因素,因为飞机中的航空燃料使飞机实际上变成了一颗巨型炸弹。而更重要的一个未被充分考虑到的因素是人员如何撤离。大火和爆炸中断了电梯的运行,楼梯也被大火和有毒烟雾阻断。再说从一百多层的高楼上步行下楼,对许多人的体力来说也是无法胜任的。当然我们可以说,双塔是为商务和观光这类和平用途而设计的,又不是军事要塞,不可能专为经受恐怖袭击而设计。恐怖分子想得邪门,采用了前所未有的恶毒手段,真可谓“魔高一丈”,双塔的设计者和建造者不可能预见到。

■ 当然,关于摩天大楼的技术弱点存在的理由,你可以找出许多来,如它们不是为军事或战争而修建,等等,所以才会有9·11事件中双塔的悲剧。不过,有一个带有某种玩笑性但却又不乏警示性的定律,叫墨菲定律,大意是说,如果可能有问题,就一

定会出问题。我想，在9·11事件中双塔的最后坍塌，未尝不可看做是墨菲定律的表现。当人们用越来越先进、复杂的技术支撑起越来越宏大的建筑时，越来越多的潜在的风险自然也就蕴含在其中了，只是由于人们因过去在技术上的不断成功而对这些风险视而不见而已。这样的情形，当然不仅仅是存在于世贸大厦的建造中，而且是广义地存在于各个领域之中的。

□ 所谓的墨菲定律，听上去总有点调侃的味道，不像是一条科学定律（比如行星运动第一定律）。技术的应用，虽然给我们带来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多年来的思维习惯，是认定科学技术应用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且一定能够解决。因为我们习惯于将科学技术（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视为一种线性的、单向的进程——科学技术必定越来越发达，人类社会必定越来越进步。根据这种思维习惯来看待世贸双塔的灾难，也只能得出“要进一步改进有关技术”的结论。我知道你又会说这是“惟科学主义”的论调，但是除此之外，我们又能怎么办呢？就算此后不再建造双塔这样的高楼，改为建造低一些的楼，那也只是“进一步改进有关技术”的步骤之一而已。或者我们进而思考怎样釜底抽薪，让恐怖袭击不再发生？“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老实说，对这些问题我很困惑。

■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我们不再把那种越来越“现代”（这通常意味着楼的层数越来越高，应用的各种技术更“先进”，控制更精确，材料更高级等等）的追求作为惟一的目标；如果我们对技术的理解不再那么狭义（也就是类似于上面所列举的那些内容，而这种狭义的对技术的理解又是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而是将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有利于尽量避免那些像墨菲定律指出的风险，有利于可持续的发展等观念和相应的举措也包括到广义的对技术的理解中，那么，关于以

后会再怎样建楼（其实仅仅用高矮来衡量也并不就是最合理的区别方式），就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比较一下，在我们的身边，那种把周围的草除得干干净净的，为让周围一点点土都见不到而用混凝土、钢材、玻璃等建造起来的非人性化的高楼大厦，不还是经常被视为我们不断走向现代化的象征吗？

□ 类似的困惑，在较低的层面上也同样存在。比如本书中谈到的问题，当大楼发生火灾时，对暂时未被波及的人员，是让他们赶紧撤离好，还是在原地待命好？双塔中北塔先受袭击，在南塔尚未受到袭击时，已经有些人安全撤到了南塔大堂，可是却被告知应该回到办公室。让我们设身处地地来想想看，你说当时应该赶紧撤离还是留在原地待命？我在南京大学念书时，曾经历过一次地震。当时大批同学从楼上往下逃，楼梯拥堵不堪，有人跳窗逃命，跌断了腿。我和两个同学判断了形势，决定暂时留在楼上。结果我们安然无恙。当时我们依据的是理性。按照这个原则，如果我当时在南塔，我很可能也会留在楼里，那结果就大成问题了。面对这种意外情形，理性有多少作用？理性的指导能带来什么后果？中国民谚中有“人算不如天算”之语，我想正是表达了理性的有限边界。

■ 我想你这里提出的让你感到困惑的问题，还是有两个层面。后面一个，更难回答，但却像你说的那样，显得层面较低。这里的根本在于，何为理性？其实，对此人类也是从未说清楚过。灾难过后，人们还是可以进行总结、反思，通过不断的总结和反思，在今后面临类似灾难时的应对措施上总是会有改进的。对此我并不怀疑——尽管，我们也无法否认，偶然性的作用总是难以彻底回避的。

□ 不过,无论怎样的现代化,面对恐怖袭击总是不可能毫发无损——毕竟,恐怖主义是冤没有头债没有主、殃及无辜的残暴行为,对手无寸铁、毫无准备的和平居民实施袭击,总能够造成足够大的损害。所以事后即使从各种层面对双塔的设计、预防的措施等等方面反思,也不能过分苛求,责人无已。

■ 你谈到现代化与恐怖主义的问题。其实,在我们前面所讲的意义上,也并不是说只有现代化和恐怖主义两者针锋相对,其实,恐怖主义只是为我们讨论像双塔倒塌这样的事件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话题而已。不仅仅现代化解决不了恐怖主义的威胁,其他的非现代化层面也同样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本来就是两回事。尽管可能会有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而是认为恰恰是现代化提供了反恐的最佳手段,但我们还是可以设想,要想根除恐怖主义的威胁,只靠现代化的技术改进手段显然是只治标不治本的,根除恐怖主义需要其他更多的观念和行为变化的。

但是,如前所述,恐怖主义只是以特殊的方式曝露出了现代化的局限、不足和问题。

□ 阅读书时,我不时联想到一部影片,《纽约大地震》。影片中的大地震是假想的,重点则并非以特技展示灾难图景,而是着力描写人们如何在灾难中互助和自救。影片虽然人物众多,但是只有一个“坏人”——此人为了逃生,不顾别人死活,导演当然在影片快结束时让他死掉了;其他人几乎全是“活雷锋”,我们看到的是他们的种种善举、义举和壮举。这使人感到,在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中,最基本的人性和道德恐怕还是一样的。和影片《纽约大地震》中相当强烈的抒情色彩相比,本书的叙述风格则是冷静而力求中立的。两位作者几乎没有使用任何煽情笔法,文学性的措词也非常少。本书算不上文学作品,套用

我们习惯的说法，或许应该算做“纪实文学作品”。这种作品既非文学创作，通常也不以思想深刻取胜，而是依靠描述、铺陈、展现来赢得读者。

■ 你讲的“好人”、“坏人”、道德伦理等，我想那就进入到更为广泛的问题中了，当然这也是此书所涉及的重要内容，对此，人们恐怕是不会有太多不同意见的。

# 102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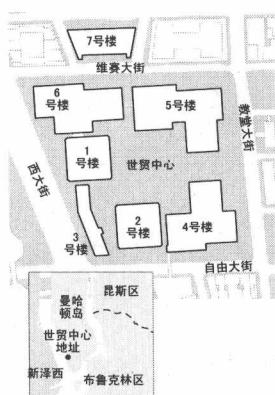
世贸双塔内  
生存之战的首次披露

谨献给玛丽、马吉和凯文

——凯文·弗林

谨献给朱莉娅·苏莉文、希拉·卡默迪以及和她们一起旅行的所有的人

——吉姆·德怀厄



**北塔楼**  
世贸中心1号楼  
撞击时间：上午8点46分  
倒塌时间：上午10点28分

**南塔楼**  
世贸中心2号楼  
撞击时间：上午9点02分  
倒塌时间：上午9点59分

安德鲁·菲利普斯/  
纽约时报

**突发事件应对**  
**办公室**  
指挥中心无法运转，因为大楼进行了疏散，后来倒塌了。

**救护车集结区**

**外围消防指挥中心**  
消防局高级主管把指挥所从西大街中段转移至此以避开从塔楼上坠落的碎片、残骸

**内部消防指挥中心**  
消防局中层主管在塔楼及马里奥特饭店的大堂内指挥。

被撞击的楼层

-100  
-90  
-80  
-70  
-60  
-50  
-40  
-30

**警察指挥中心**  
在教堂大街和维塞大街的拐角处，警官们指挥前往大楼的搜救队。警察部门并未和消防局协调展开行动

**消防车集结待命区域**  
大楼坍塌前数分钟，几十名消防队员在待命进入塔楼

马里奥特  
饭店  
3号楼

大堂

一些消防员在大楼第一次坍塌中丧生，其余的被困后死于第二次坍塌

## 作者前言

在2001年9月11日早晨的102分钟里，14,000名男女在世贸中心为求生而奋力挣扎着。本书仅从双塔之内的人们——公司职员、观光者和冲进去救援的人——的视角向世人展示到底发生了些什么。这份报道来源于对幸存者和目击者的200次采访、上万份无线电广播录音、电话留言、电子邮件和口述记录。所有资料都有据可查。

单个的声音无法描述在众多地方事情发生的可怕速度。然而，这些话、这些证词以及这些录音汇总之后，不仅提供了一幅关于灾难的令人恐惧的广阔图景，而且像一扇奇异的窗口展现了危难时刻人们的优秀表现。

这些人面对的直接挑战并非来自地缘政治方面，而是来自大楼乃至自己所处的楼层。例如，如何打开一扇拥堵的门，如何通过火势凶猛的走廊，如何走下几十段楼梯。不论是平民还是救援人员，他们都得照顾好自己以及周围的人。他们的追忆无法回避令人痛苦的人员伤亡；他们还描述了最简单的手势和工具是如何以明白无误的方式投入使用的一——从被困电梯里的橡皮拖把到轻轻捏一下肩膀，从大声命令撤离到用撬棍猛撞被堵住的门四周的石膏板，凡此种种。这些事件构成了人类勇气、脆弱和

奋斗的历史中的极为重要的篇章。它们促成了本书的诞生。

两座大厦内的危机具有相同的开端和结局——民航客机里的恐怖分子的自杀性攻击，接着是大火，最后完全倒塌——使人想起大厦相同的形状和外表，又一次表明塔楼是成双成对的。然而两幢塔楼里的事件发生的时间不同，方式也不同，每一幢都有独立指挥。北塔楼在8点46分31秒首先遭到攻击，16分钟28秒后，即9点02分59秒，南塔楼也遭到撞击；其中的时间差使得南塔楼里的人有机会在第二架飞机撞上之前开始撤离。相反，南塔楼尽管遭到袭击的时间较迟，却首先倒下了，时间是9点58分59秒，北塔楼于29分26秒之后，即10点28分25秒时倒下——实际上，前者的倒塌发出了警告：彻底的灾难不仅可能，而且迫在眉睫，它也促使救援人员撤离北塔楼。

令人心碎的是，许多人无法抓住那些转瞬即逝的机会。在那两个时间间隔中，以及在整个102分钟里，几十年有关高楼安全问题及纽约应急机制的争斗终于在摇晃中终结了。

没有什么能减轻劫机犯及其主谋在2001年9月11日杀戮事件中的罪过，它已经成为明确的历史事实。野蛮的进攻意味着无辜百姓的生死只是转念之间的事——或者是因为从门口退回，或者是因为跳上一部正要关闭的电梯，或者仅仅是将身体的重量从一只脚移到了另一只脚。这么说来，大而化之地声称所有人皆因劫机犯而死，似乎给了后者本不应该得到的战术家的美誉。大楼本身成了武器，这显然完全偏离了劫机犯的图谋，他们也许本未奢望如此；纽约的应急管理机制也应受到指责，它像得了硬化症，即使是在一次又一次面对危险时还照常拒绝革新。

世贸中心至少有1500人——或许更多——从最初的撞击中幸存了下来，可他们却因无法在大楼坍塌之前逃离所在的楼层或电梯而死去。那些人并非仅仅死于飞机，正如泰坦尼克号上的

乘客并非死于冰山一样。北塔楼有102分钟，南塔楼有57分钟<sup>①</sup>，成千上万的人都有时间逃离，他们也确实这么做了。那些没有逃离的人是被困住的，这个问题一直是个有争议的话题，世贸中心开工之前就已形成，在塔楼存在的整个过程中人们对此时有争论。大楼能经得起飞机的直接撞击吗？防火工作准备充分吗？有没有足够的出口？

毫无疑问，在9月11日，消防队员、警官和医疗工作者心甘情愿地为人们服务，这是不可磨灭的。尽管他们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能在历史上留下一页的不仅仅是他们。我们获得了许多资料，其中记录了纽约市、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sup>②</sup>试图保密的应急措施。这些档案表明，虽然当时的反应很积极，但救援人员遭遇了和1993年2月26日恐怖分子第一次企图袭击世贸中心时同样的通讯、合作和指挥障碍。这一次，他们为这些障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事实上，对于这102分钟，成与败、生与死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努力和无私、内争和短视也是如此。

最后，塔楼内所有的男男女女在102分钟里的命运都和关于这座巨型建筑设计构造的决定以及对它的信任特别地、密切地联系起来了。大约12,000人——撞击区以下的几乎所有人——逃了出来，构成了一部劫后余生的百科全书：塔楼屹立不倒的时间相当长，大批办公室工作人员举止文明，救援人员帮助指引他们，稳定人心。

死亡仍然是惨重的。纽约市首席医疗检查办公室在报告中提出有2,749人死于袭击。其中147人是两架飞机上的乘客及机

---

① 按：南塔楼上午9点02分59秒遭袭，9点58分59秒倒塌，前后历时应为56分钟。原文如此。

② 纽约和新泽西港务局是一个管理纽约港区众多路桥等公共设施的政府机构，也是世贸中心双塔大楼的所有者，在本书中简称“港务局”。

## *102 Minutes*

4

组人员；大厦里，在飞机撞击区仅有600人，他们因为离出事地点太近当场就死了。还有412名死者是赶来救援的工作人员。其余1500多位男女在飞机出事时幸存了下来，但他们被困在撞击区以上20层的地方。世贸中心内的许多人和永不沉没的泰坦尼克号上的乘客一样，没有办法逃离塔楼，而据称塔楼即使遭受飞机撞击也绝不会坍塌。在为生存所进行的较量中，那些活下来的人和那些死去的人都向外面发出了成百上千的信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102分钟的历史。

吉姆·德怀厄和凯文·弗林

# 序 幕

**上午8点30分**

**北塔楼**

黛安娜·德方特像往常一样第一个走进世贸中心1号楼89层的办公室。她关上门，然后把上下滑动的金属插销插进地板和天花板，将门锁上。律师们得再过30分钟才会到达德林克·比德尔与里斯事务所。届时，这家专事全球贸易诉讼的律师事务所会活跃繁忙起来，这之前，51岁的接待员德方特的声音是最早出现的。在世界之巅——或者接近世界之巅，在高于纽约港一千多英尺的地方——她习惯了这种孤独的虚幻。她啜着咖啡，用匙子舀着酸奶，接着电话。他现在不在；我可以让他给你打电话吗？她换下乘车时穿的跟脚跑鞋，穿上藏在办公桌抽屉里的那双漂亮的时装鞋。

她身后的会议室空荡荡的。一排排书架靠在走廊墙壁上，这是本部位于费城的公司附属办公室的法律图书馆。在世贸中心北塔楼89层的这间办公室里，律师们可以在此看到数英里之内的景物，也可以被数英里之内的人看到。德方特有很长一段时间无法适应世贸中心的生活，可是现在，13年之后，她终于有了那种自如的感觉。她在这一层有几位朋友——走廊那头有她在保